

三地

□孔祥秋

大雪未雪，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很多时候，空其实是实，比如宣纸那几尺几尺的白，期待画笔的勾勒，可竹、可梅、可寒雀三五、可石径斜、可孤舟渡……情未许，意已满。我期待一场浩浩荡荡的大雪。

那年，我还童心如雪，偶尔会有只童话似的野兔，一跃而起，飞快地跑向更远的白里。

我家大爷人瘦，手瘦，手中的笔瘦，笔下的笔画也瘦。想想挺有意思的，无论村里的这个他那个谁，是怎么样的身材，被大爷写在家谱上，都是瘦瘦的样子，如骨如柴。当然，那时候日子清寒，村里实在没有胖的汉子、肥的女子。

老屋里，一张旧八仙桌，两把老圈椅。大爷坐东边的椅子，我跪坐在西边的椅子上。大爷靠了椅子扶手，望着门外，突然对我说：“咱们是从曲阜迁过来的，那是明朝年间的事。”

我也望向门外，那里，正飘着大雪，不远的雪里，是一棵老枣树，树上挂着一口钟。农忙的时候，父亲在微微亮的曙光里，将这大钟敲响。大爷的话有点像那钟声，让我有些惊讶：“明朝是啥时候？曲阜在哪里？”

有句话说，喝了梁山的水，就会伸伸胳膊踢踢腿。梁山人是尚武的，出生在这个地方的我，非常敬仰武林英雄，就跟着村里的拳师在场院里摸爬滚打，但我也时常一个人，在一边闲地翻书。

梁山那山，离我们村子挺远的。十三岁那年，我躺在黄河大堤上读《水浒传》，看着远处隐隐约约的山峰，挺恨宋江的。今天再想想北宋时的那场起义，不是谋江山的，而是谋民生的，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试着去理解宋江所谓的“投降”。梁山的义气，其实是山东的义气，可以为山河而战，但不占山河，所以齐鲁之地出股肱之臣，而不出帝王。

知道曲阜，是多少年的事，那里的牌坊殿宇、古木碑碣，以及《论语》《春秋》之书，让我惊讶不已。原来，我喜欢文字的

根本在这里。

当年，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，如何舍得从这文化的圣地离开，偏走荒野？我很是叹息。当然，生在梁山，老家曲阜，很多时候我又是骄傲的。曲阜、梁山，相距不远，在我们那一带被称作东文西武，身体里有这文之血液，武之筋脉，实在是很幸运的事。

那时候年轻，我觉得一地圣城曲阜，一地水泊梁山，是我生命的根本和原爱。我的姓，是曲阜虬枝盘曲的古木，在那泛黄的家谱里扎着根；我的名字，就是梁山逶迤的野草，在那崭新的户籍里立着身。如此，好像文里有骨，武中有情，为此很是得意洋洋。那年大雪有雪，我站在梁山上，高声朗诵：

东文曲阜，我的血脉奔流

西武梁山，我的脊梁挺起

一部《水浒》，一卷《论语》

左右两肺的一呼一吸

左右心室的一撞一击

剑，爱恨分明

书，行止调理

心怀一个仁字，不忘一个义理

既然命运赋予经纬不同的这般命题

我愿用一生统一成至爱坐标的唯一

雪落雪白，经年又经年，随风散去的东西太多太多。回头看，自己的这些诗句，太狂妄、太无知。其实，武梁山，文曲阜，不过是我生命里的一荤一素之味，如果刻意想什么故乡、老家，我实在是超载了。说起来，大多数人是谋生谋活谋子女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的小城更自在，老婆在这里，孩子在这里，前些天可爱的小外孙也出生在这里。不声不响的昌邑，我不声不响的快乐。

当年，村中的老祖，放下曲阜学堂的书卷，扛起锄头，遥走黄河岸边，那是怎样的彻悟？

那些让你掉眼泪的地方，是根，是祖宗之地；那些让你生孤独的地方，是干，是故乡；那些让你生欢笑的地方，是枝叶，是摇曳，是当下。曲阜是我的根，梁山是我的干，昌邑是我的枝枝叶叶，一条水流穿城而过，我站在岸边，面对都市喧嚣，放下背负，一片天光云影，一片平平淡淡的自由……



诗二首

□季川

冬至又至

到底哪一场大雪
能为冬至写下数九诺言
到底哪一条河流
能代替我思乡的泪流

寒风越来越紧
河水越来越瘦
我的归期也越来越近
要怎样，我才能在漫天雪舞中
接住最先飘落的那片乡愁
要怎样，我才能把母亲头顶的
白雪还给岁月，还给我的乳名

冬至有雪

如果有雪，那么，请落在
我的故乡，请落在桑园村的
每一块田野，每一缕炊烟身上

如果有雪，那么，请落在
我客居的小城，请落在每一天
脚步匆匆的时光，每一个
乐意奔赴的日子

如果有雪，那么，请落在
我的心房，落在每一句
丰年的祝福，每一拨
越冬的信念

对桌别老师说，
办公楼门前的决明正满
树繁花，煞是可人。可有
兴趣去看看？

门前植有多种花草树木，都不曾引起我的注意，树中有决明，更是无从知道。闻听其言，心生疑惑：决明是草本植物，什么时候变成树了？我决定下楼去看看。

人未走近，这棵树已笑容可掬，摆出了一副迎接宾客的姿态，频频向我颌首致意。它是不是专为等着我的前来，也未可知。树高约五米，树干粗如小臂，十多平方米的树冠上，朵朵黄花，挤挤挨挨，乍看上去，误以为栖满了黄色的蝴蝶，本就是陪衬的绿叶越发不起眼。眼可近视，心不可近视。这深秋季节，上哪儿去找如此之多的蝴蝶？必须承认，我被眼前的景色惊艳到了。

自打有了“识花君”，不熟悉、不知名的花草树木，必定要查证一番。对这棵树我同等对待：哦！原来是一棵“黄槐决明”。

草本决明，我是早就知道的。草本决明原产于我国，是一种豆科决明属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因种子可明目而得名，俗称草决明、马蹄决明、假绿豆等。老家的坡岭、河边、田间、路边、沟壑上，随处可见，只不过村里人习以为常、视而不见，除非有急用，谁也不会多看上一眼。草本决明药用始于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药用部位在种子——决明子，味甘、微苦，性微寒，有清肝明目、润肠通便之功效，乃中医眼病必备之药。

唐代杜甫《秋雨叹》写道：“雨中百草秋烂死，阶下决明颜色鲜。著叶满枝翠羽盖，开花无数黄金钱。”像“黄金钱”一样的鲜花，焉能不鲜明，焉能不亮丽。此诗一出，草本决明便不再是荒郊野外的流浪子，轻松就赢得了“阶下决明”的美名。而眼前的“黄槐决明”，名为“决明”，实与草本决明有质的不同。一木一草，是二者最大的区别。黄槐决明的主要价值在于观赏。其树形优美，开花时满树黄花且花期长，甚是诱人，适宜种植在庭院、公园和绿地，或者作为行道树。

《晏子春秋》说：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，叶徒相似，其实味不同。”这原产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黄槐决明，千里迢迢被移植到光照、温度和湿度等大为不同的北方，真的不担心“橘生淮北”的悲叹吗？

这棵树，我未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，我来了之后也没有变化。来来往往，有多少人打树旁走过，恐怕它自己也不清楚。有人会主动跟它打个照面，有人压根不会注意到它，而树依然故我地自在着：该何时开花就何时开花，该何时落叶就何时落叶，从不会因哪一天哪一人的到来与否有过丝毫心动。王阳明说过：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；汝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，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”这棵黄槐决明亦如是。

是以，我来与不来，看与不看，于这棵黄槐决明而言，本没有多大功用，徒增负担而已。诚如此，我不如尽早离开。

门前一棵树

□胡德强

